

· 专家论坛 ·

王焘《外台秘要方》对中医药学发展的 10 项贡献

张登本*

摘 要 王焘《外台秘要方》是现存唐代大型方书之一,不但有重要的方剂文献学价值,而且在保存古籍原貌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该书在方剂学、中药学、温病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美容学,以及十二人身彩色针灸经穴图等方面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与《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一道成为中医学从混合模式走向临床分化的“拐点”。

关键词 王焘;《外台秘要方》;学术贡献

王焘《外台秘要方》^[1](以下简称《外台》)是唐代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综合性医著。该书共 40 卷,分 50 余类(种)病证,计 1104 门,凡方 6900 余首(含灸疗方)。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医临床医学各科,汇集了大量现已亡佚的医药学文献,并有诸多民间验方,可谓集中唐以前方药文献之大成。该书在整理、保存古代医药文献和综合民间经验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王焘论病,先医论,后方药。其辑录的医论,上自岐黄、扁鹊,下至与其同朝的孙思邈、张文仲等医家文献。其论病详录方药,备载煎服方法、服药后应当出现的药效反应和可能出现的不良作用,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的应对措施,间或亦有“导引调养”之法介绍。王焘治学严谨,对直接援引的 66 家文献均有名号标注,因而具有很高的医学文献价值。

1 《外台》对文献学的贡献

《外台》是继隋代《四海类聚方》(已佚)以及唐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又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方剂文献学价值的大型方书,对于保存中医古籍原貌起到了不可估量且无可替代的作用^[2]。该书汇集了中唐以前历代医方的精华,保存着大量已散佚的古医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陈振孙在南宋末已称所引《小品》《深师》《崔氏》《许仁则》《张文仲》之类今无传者,犹间见于此书。今去振孙四五百年,古书益多散佚,惟赖焘此编以存,

弥可宝贵矣”。生活于唐玄宗时期的王焘,曾供职于“弘文馆”,因而得以广泛阅读中唐以前的古典医籍。王焘虽不是专职医生,却具备了相当广博的医学知识和综合分析能力,后世评价其“医道虽未及孙思邈,然而采取诸家之方,颇得其要者,亦崔氏、孟诜之流也”。这为其撰写《外台》奠定了坚实的医药学知识基础。

至于《外台》对于校勘或者对中唐及其以前古方辑佚的价值,更是重要。正如连建伟先生在校勘《金匱要略》时所言,“深感《外台秘要》的方剂文献学价值十分巨大,对于保存中医古籍原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

《外台》在专事汇编、以述为主的基础上,间有精要的议论评述,所援引的 66 家文献或举书名、或以医家名号代其方书,注明出处,足以体现“王焘治学严谨,有功於后世尤多,不仅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医学史不可多得的素材,也是用以校勘古籍、辑佚方书所必备的资料,具有极高医学文献价值”(高文柱《外台秘要方·序例》)。

2 《外台》对方剂学的贡献

《外台》凡 40 卷,除第 39 卷外均载有方。据统计,该书除 120 首灸疗方外,共收药方 6800 余首。书中所载方药之剂型丰富,主要有内服剂型和外用剂型两大类。

内服剂型包括:汤剂、散剂、丸剂、烟雾吸入剂、膏剂、口含剂、药物与面拌和烤制成饼或方(卷三十八)内服剂、酒剂等。

外用剂型包括:膏药贴涂剂、贴敷剂、外敷之粉剂、烟熏剂、涂敷剂、油膏剂、外洗剂、膏涂按摩剂、药

* 作者简介 张登本,男,终身教授,全国“五运六气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兼职博士指导教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会委员会顾问。

• 作者单位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膏塞耳剂、吹鼻之粉剂,以及药丸、药膏填牙痛有孔剂、煎汤外洗剂、药棉填塞疮疡以祛腐生肌剂、阴道栓剂(卷三十四)、肛门栓剂(卷二十七)、阴道冲洗剂(卷三)、大便艰难灌肠剂(卷二十七)、膀胱冲洗剂(卷二十七)。

3 《外台》对中药学的贡献

《外台》是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唐代综合性医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已散佚的古医籍。现代学者黄斌^[3]对《外台》所反映的隋唐时期药学成就,从药物品种与数目、药的别名、药材加工炮制、采药季节、药物产地、药物形态辨识等方面作了详细而全面的梳理。然而,该书尚有多方面的药学价值值得进一步发掘。

我国的中药知识是在总结、归纳前人辨药和用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发展而成的。而方书则为广义本草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也符合上述规律。《外台》虽然不是药物学专书,但蕴含着较丰富的药学内容,对本草著作有着一定的充实和补遗作用。因此,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外台》的药学成就,以补过去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但因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这里仅介绍隋唐药学成就在《外台》中的反映。

3.1 对药物数目的记载 据初步统计,《外台》所引隋唐医书共记载药品 694 种,其中:草部 203 种,木部 127 种,米谷部 44 种,菜部 22 种,果部 18 种,禽兽部 109 种,虫鱼部 42 种,人部 11 种,玉石部 75 种,器物类 40 种,待考药 3 种(浮木子、女妇草、到挂草)。书中所载药物,见于《神农本草经》者有 241 种,见于《名医别录》者有 195 种,合计 436 种,占陶弘景之《本草经集注》(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所载各 365 味为基础整合编撰而成)所载药物数的 59.73%。此外,书中未见于唐代官修本草《新修本草》的药物亦达 197 种。综上所述,《外台》保存大量佚失隋唐医籍的药物记载,为研究中古时期药物传承与发展提供重要文献依据。

3.2 对药物加工炮制的记载 《外台》引录了中唐以前各代有代表性的众多方书,涵盖药名、品种、加工炮制、采收时节、药物产地、形态辨识及《新修本草》佚文等多方面药学内容。其中所引隋唐医书中散见大量炮制记载,详载诸多药物的加工炮制流程。因此,《外台》客观反映了隋唐时期的药学成就^[3]。

4 《外台》对温病学的贡献

《外台》对温病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4.1 明确温病的相关概念 概念的确立及其应用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温病学科的构建亦概莫能外。《外台》于卷一至卷六,尤其是卷三、卷四,对温病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定义。书中明确了温病学科的相关概念,如时气病、疫疠病、冬温病、新感温病、伏邪温病、豌豆疮(天花病)、黄疸、黄汗等。

4.2 深究温病的病因 就温病的病因而言,《外台》提出六端:一是感触反常的非时之气(卷三“天行病发汗等方四十二首”);二是疫区的疫毒传入(卷三“天行发斑方三首”);三是与病人接触传染(卷三“天行阴阳易方二首”);四是饮食不洁感染(卷三“天行瘥后禁忌方二首”);五是饮食不节、饮酒过度而致(“酒疸方七首”);六是山岚瘴气所为(卷五“山瘴疟方一十九首”)。这一研究成果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温病病因学的发展。

4.3 深刻揭示了温病的关键病机 《外台》通过理论及实践研究,系统归纳了温病的关键病机,为后世温病学家所遵循,并得到广泛应用。例如:热结论(热结肠胃、热结于肺、热结大肠、热结膀胱);热毒论(热毒在胃则发斑,毒在胸膈则心胸胀闷,热毒所加则突然发黄);热入心包论(神昏、谵语);动血论(出血);动风论(抽搐、痉挛、筋肉瞤动);耗阴论(真阴不足、肝肾阴虚);发斑论(斑属血分证;疹属营分气分证;痞为湿热郁于气分;痘较为少见,如见之则为温毒炽盛,或天行痘毒)。

《外台》基于温病三种发展演变规律,提出了温病的三种辨治思路:一是六经辨治;二是遵循患病日期辨治;三是脏腑辨治。总之,王焘对温病方药治疗的引述,不仅切中病症,且能补前未备^[4]。

5 《外台》对中医妇科学的贡献

中医妇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枝,从中医学这棵参天大树中分化出来并进行自身发展,这是中医学发展历程的必然结果。这一分化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的。《黄帝内经》对妇女生理病理有所论述,但有关妇科疾病记载却是零散的、不系统的^[5]。仲景《金匮要略》从临床实践出发,于此书下卷“第二十至第二十二”三节专论妇科的 36 种常见病、多发病,载方 36 首,所用药物有 77 味,可谓

对妇科临床学具有奠基的作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七至卷四十四,计8卷283候,奠定了中医妇科学经、带、胎、产、杂病的病因、病机、证候学基础^[6]。唐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有3卷专论妇科诸病证治,载方236首(含灸、针等法);《千金翼方》有妇人病专用方药7节、针刺1节。《外台》则于卷三十三、卷三十四专设妇人方85门,收载各家文献22家,共计237条。就条目而言,援引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者共55条,占所引文献总条目的23.2%;就篇幅而言,孙思邈《千金要方》及崔知悌、张文仲二家的论述所占比重最大,三者共载50余种妇科常见病证,专论3篇,调治方法46种,药物及灸疗处方458首。《外台》所载妇科疾病的内容,理法方药齐备,病证治法全面而翔实,可谓集中唐以前历代医家妇科理论与临床实践经验之大成。

隋朝时期,《诸病源候论》论妇科证候,有论无方^[6]。唐代孙思邈的两部《千金方》与王焘的《外台》载录了大量妇科证治经验,从理论与临床两方面为妇科独立成科奠定坚实基础,故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这一妇产科专著的出现,乃势所必然。其中,《外台》在中医妇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对《外台》中有关妇科病的研究整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王焘在继承唐初孙思邈妇科理论和临床治疗成果的基础上,又大量补充了《崔氏方》《素女经》中有关“产乳”的内容。对于经、带、胎、产及妇人杂病,书中收载了22家临床治验方药。这些内容不但总结了中唐以前妇科学在理论和临证治疗的成就,同时也为宋以后妇科的学科分化奠定了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治疗学基础。

6 《外台》对中医儿科学的贡献

中医儿科内容在《黄帝内经》中已有所论述^[7]。至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已有用方药治疗多种小儿疾病之记载。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第45卷至第50卷(计255候)中,囊括了此前人们对儿科疾病认识的全部内容。该书对儿科相关病证的病因病机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惜其有论无方,缺乏必要的临床总结^[6]。唐初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婴孺”中专论儿科病,但仅有9门,载方324首。《千金翼方》卷十一专论儿科内容89条,载方20首。《外台》卷三十五、卷三十六为儿科专卷,共计86门,载医论84则,载

方414首。该书总结了中唐以前儿科常见疾病及小儿养护方法的实践经验,有论有方,是对此前儿科领域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为宋代以后儿科成为独立临床分科奠定了理论及临床治疗的基础。其论述的儿科疾病之详、范围之广、分类之细、方药之多,是此前方书所不及的。同时,其也为后世儿科专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7 《外台》对中医眼科学的贡献

中医眼科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13~14世纪,人们就将病眼称为“疾目”,病眼失明称为“丧明”。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人们对眼及某些眼病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在中医眼科的基础理论、临床诊断与治疗等各个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隋唐时期,中医眼科学已自成一科,独立发展。《诸病源候论》于卷二十八专载眼科诸疾38候,奠定了中医眼科临床诸疾病因病机证候学基础,惜其有论无方。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目病专论,所涉内容有一论三证七十一方。《外台》则在卷二十一专论眼疾,收集了近20种医籍中有关眼科的论述(其中除《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肘后备急方》外,其他医书原书均已佚)。该书有论有方,资料广博,内容丰富,为后世研究中唐以前眼科发展概况及各医家的选方用药特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中医眼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外台》对眼病治疗分为内治和外治。眼是人体整体的组成部分,与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外感或内伤所致的眼部病变,《外台》均强调结合全身情况进行辨证,如《外台》引《天竺经·论眼》云:“五行云肝者,眼家之根本,此乃一家之同类而言,其实五脏六腑悉皆相连,故欲疗眼,而审其虚实察其由起,既识病源,宜先作内疗,汤丸散煎,事事分明”(“眼将节谨慎法一首”)。书中又云:“是以治者,证候非一,冷热风损,疾生不同,伤劳虚实,其方各异,宜应察其元起,寻究本根,按法依源,以行疗效,不得谬滥措方”(“出眼疾候一首”)。《外台》反对凡眼病皆从肝治,力主辨证,提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辨证施治。对于大多数内障眼病,《外台》提倡内治法,通过调整脏腑功能或攻逐病邪,达到治疗眼疾的目的。书中常用的内治法有:散风清热法、泻火解毒法、滋阴降火法及补益肝肾法。

眼病外治法,是指运用具有祛风、清热、除湿、退翳、明目等各种作用的药物和手法,从外部直接治疗

的方法。《外台》常将其与内治法配合治疗外障眼病。外治法在《外台》中使用甚多,主要有药物外治与手术疗法两类。药物外治包括点眼、敷眼、洗眼等法。例如点眼药法,此法是将药物直接点入眼部,多用以消红肿、止痛痒、除翳膜、去眵泪,治疗外障眼病及部分内障眼病,常用剂型有水剂(滴眼水)、散剂和膏剂。手术疗法则有针拨、拔除、烧灼、灼割等方法。书中记载的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拨障术”,是我国历史上对这种方法的最早记载,且该方法至今仍在临床沿用。

8 《外台》对中医耳鼻喉科学的贡献

中医耳鼻喉科学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积累了丰富的治疗耳鼻唇舌口齿咽喉疾病的经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专科。隋代《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九载有鼻病11候、耳病9候、齿病21候,卷三十载有唇口病17候及喉病9候。《外台》于卷二十二专论此类疾病,于卷二、卷三、卷十六、卷二十三、卷三十五兼论之,将中唐以前20余部文献中有关耳鼻喉科的论述收集汇编,其中除《伤寒论》《诸病源候论》《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其他医书原书均已亡佚。其内容丰富多样,涉及病证20余种,收载药方400余首。该书不仅为后世研究中唐以前耳鼻喉科的发展情况及各医家的诊疗特点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且在中医耳鼻喉科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9 《外台》对中医美容学的贡献

《外台》除卷三十二专论美容外,其他卷中涉及美容方药的数量亦颇丰富,内容包括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两个方面。《外台》可谓总汇了中唐以前美容医药学的内容,颇具特色及研究价值。今仅通过美容方法和美容用药特色予以展示。

9.1 美容方法

9.1.1 面部美容方 《外台》美容方药中,面部美容方药所占比重大,共158方,约占《外台》美容方剂的44.4%,方药涉及润肤洁面、悦容增颜、驻颜去皱、去斑治癍、除疣去癍等几大方面。

9.1.1.1 润肤洁面方 改善面部肌肤的肤质和肤色,是美容保健和美容治疗的主要指标。由生理性原因或病理性原因引起的面部皮肤晦暗不洁、无光泽,会影响个体美的整体形象。《外台》所载润肤洁面方以保健和治疗为双重目的,通过美白洁净肌肤、增强面部肌肤光泽来达到美容的效果,主要包括面膏面脂和

洗面药方,二者均有润泽增白、悦容增颜的功效。其中,治疗面肝黯的处方有21首,将美白与治疗作用融为一体。这些方药中,既有药物直接捣筛为散合而用之,又有用动、植物油脂、酒、水和药调成的药膏、熬膏等,剂型多样,内容丰富,每方之后标明方药的制法与用法,尤其是在“令面色白方”中,以病案形式记载武则天使用益母草驻颜美容的方法,有相当的研究和临床实用价值。

9.1.1.2 去斑治癍方 《外台》卷三十二设有面肝疱方15首、面鼈疱方13首、面粉滓方4首,卷十五另载白癍风9首、白驳风方7首。此外,书中还有专方去除面部黑斑、赘痣,可见当时面部美容治疗学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

9.1.1.3 除疣去癍方 《外台》卷二十九中专设除疣方19首,还散见“除疣”“去癍”等内容,除去其中一些迷信落后、没有实用价值的方法,其他方药对于疣与癍两种疾病的现代中医药治疗,也是有一定临床意义的。

9.1.1.4 驻颜去皱方 《外台》注重养颜、防衰,载有莲子草膏、地黄煎、天门冬酒、“王子乔服菊增年变白方”,这些药方对于中医美容学及现代中医抗衰老,都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9.1.2 美眉美发方 《外台》中美眉美发方有96首之多,内容涉及润泽须发、乌发、生眉、染发等,以及治疗头发秃落、白秃赤秃、头风白屑等疾病,十分丰富。

9.1.2.1 美发方 书中所载的乌发方、以乌豆为主药的“染白发方”等,既体现了中医美发的效果,也反映了中医驻颜延缓衰老的美容追求。

9.1.2.2 生发生眉方 《外台》中有治疗病理性脱发的方药,如“头发秃落方”“白秃方”“赤秃方”等;也有专生眉发的方药,如“疗头风乌喙膏”、生发膏方等。

9.1.2.3 治头风白屑方 《外台》于卷三十二载头风白屑方4首、头风白屑兼生发方8首,又于卷十六载《删繁方》沐头汤方、五香膏方各1首,这为头皮屑一类病症的现代中医治疗及美容美发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9.1.3 澡豆方 澡豆,是由药物及豆末合制而成的粉剂,可以润洁肌肤、祛风止痒、香体健身,是一种有健身、美形双重功效的洗浴用品。《外台》中共有澡豆方9首。澡豆方以植物药为主,兼用动物药与少量矿物药,其中香药之应用尤为突出,这是《外台》美容方药应用的重要特色之一。

9.1.4 香体重衣方 体气异常和口臭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治疗各种疾病引起的体气也是中医美容学的优势之一。《外台》卷二十三专设腋臭方37首、漏腋方3首等,专治以腋臭为主症的体气异常,以达到香体除臭的效果,如五香丸、七孔臭气方“久服令人具体皆香”。由此可见,当时医家对病理性的体气异常病证,在病因病机及治疗上已有相当的认识。

9.1.5 美手方 手部的养护和美化,特别是手部肌肤的美容保养是美容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外台》中有专门润白手部皮肤和治疗手足皲裂的方药,可谓系统涉及美手这一中医美容学内容的最早中医文献之一。《外台》卷三十二有手膏方3首,卷二十九有手足皲裂方5首、手足逆肤及瘡坏方2首。由此可见,《外台》对手部肌肤的养护与相关病证的治疗均有专门论述,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9.2 美容用药特色

9.2.1 用药范围广泛,剂型多样 《外台》美容方用药达200余种,涵盖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书中记载的内服美容中药剂型有丸、散、膏、汤、酒等;外用美容中药包括面脂、面膜、面膏、口脂、唇脂、洗面药、洗头液、洗手膏、沐药、澡豆、染发剂等。

9.2.2 美容方法多样,适用范围广泛 《外台》所载美容方法除内治法外,还包括洗面、浴身、敷、涂、擦、摩、扑粉、熏、灸等多种外治法。这些方法大多简便、安全、有效,适用于头面、肌肤、毛发等不同部位,既可治疗面疱、黑痣、雀斑、黑斑、皲裂等损容性疾病,又能改善皱纹、面部皮肤粗糙、发落、发白、眉脱、口臭、体臭等损容性表现,并具润肤增白之效。这集中体现了中医美容学在整体观指导下融生活美容与医学美容、美容保健与美容治疗于一体的学术特色。就应用前景而言,其中部分方药及外用方法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和较大的市场潜力,值得开展系统研究。

总之,《外台》是唐代美容医学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唐代为中医美容学的形成时期)。其所载美容保健和美容治疗内容,是中医美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科地位与学术意义不容忽视。其中方药的实用价值和应用特色,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8]。

10 《外台》对十二人身彩色针灸经穴

图的贡献

《外台》卷三十九集中唐以前经络、腧穴研究之大成,基于《针灸甲乙经》记载,在承袭甄权、孙思邈“三人彩色针灸经穴图”的基础上,创绘了以十四经为主体的“十二人身彩色针灸腧穴挂图”,开以经统穴之先河。其《明堂序》指出“十二经脉皆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并以绿色标记”,然未详列十二正经的配色,加之原图已亡佚,故今人复绘时多据五行学说推定:青色配肝经、胆经;赤色配心经、小肠经、心包经、三焦经(心包、三焦属相火,与君火同归火行,取深赤以别之);黄色配脾经、胃经;白色配肺经、大肠经;黑色配肾经、膀胱经。腧穴总数665穴,较《针灸甲乙经》多8个双穴,诸穴以经分布。该图对宋代王唯一的针灸“铜人”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9]。

总之,《外台》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不仅保存了大量中唐以前已佚医籍的内容,且在经络腧穴、美容方药等方面多有创见,是中医文献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值得进一步整理研究,以期服务于当代人民的健康事业。

参考文献

- [1]张登本.王焘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3-1039.
- [2]连建伟.从《金匱要略》的校勘论《外台秘要》的方剂文献学价值[J].中国医药学报,1996,11(3):12-14,63-64.
- [3]黄斌.《外台秘要》药学成就的初步研究[J].药学通报.1988,23(8):481-484.
- [4]张登本.寒温一统,促进外感病学发展[N].中国中医药报,2008-06-12(04).
- [5]张登本.《黄帝内经》论妇科及其意义[J].中医药通报,2024,23(7):1-4.
- [6]孙理军,张登本.《诸病源候论》点评[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609-854.
- [7]张登本.《黄帝内经》论儿科及其临床意义[J].中医药通报,2025,24(7):1-3.
- [8]刘明珠.《外台秘要方》美容方剂用药特色研究[J].中国医药科学,2011,(15):16-20.
- [9]孙忠年.医事实录[M].西安:陕西省卫生志编纂办公室,2003:48-56.

(收稿日期:2026-03-01)

(本文编辑:蒋艺芬)